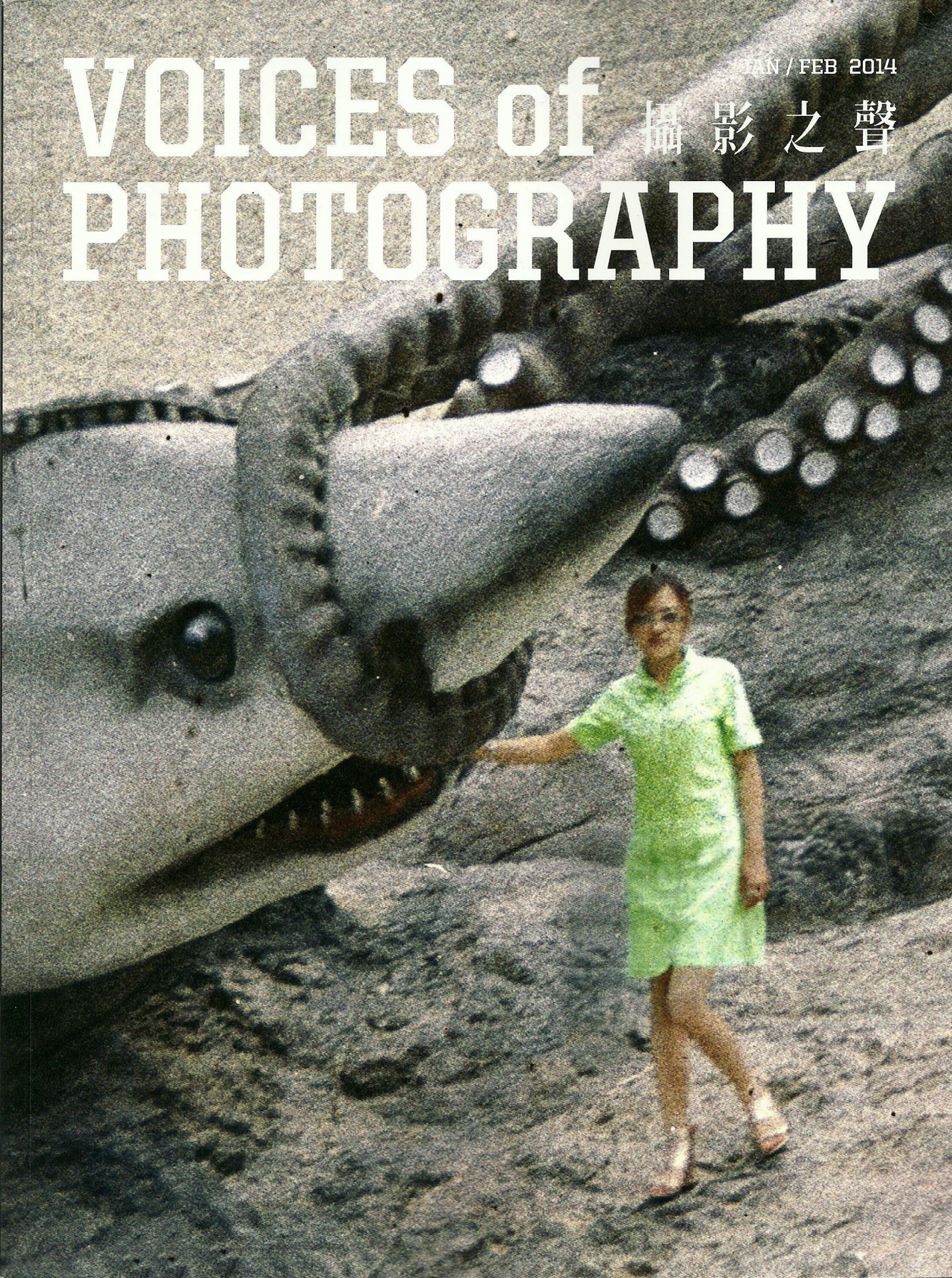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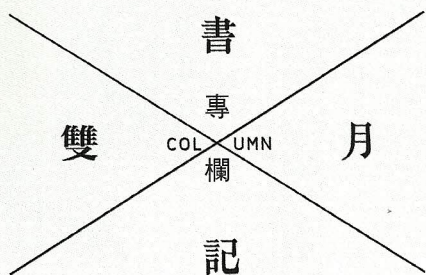


JAN / FEB 2014

# VOICES of 攝影之聲 PHOTOGRAPHY







## 指向未來的 「第二歷史」

顧錚

攝影的表面真實性曾經而且至今仍然吸引了無數人去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對於一些具有特定用途的照片，展開符合自己的目的與想像的加工甚至捏造。現居北京的張大力的展覽圖錄《張大力：第二歷史》(Zhang Dali: A Second History, Walsh Gallery, Chicago, 2006)，給我們講述的就是有關照片加工與捏造的方方面面。

中國一度盛行對於照片進行加工改造，以符合政治宣傳的要求。這種做法，至今仍然時有發生。最新的一個例子是安徽省寧國市政府官員去看望當地孤寡老人的照片。在當地政府官方網站上出現了官員與老人雙方比例嚴重失調的PS照片。這張照片引起各地網民們的深切關注，最後當地政府以空間逼仄無法完整拍攝到全部官員、無奈之下才出此下策加以解釋以自我解套。這種解釋當然受到眾人的嘲笑。不過，這也反過來證明「官本位」意識至今仍然在主導一些照片的生產與傳播方式。

大量的經過巧妙加工的照片通過官方控制的媒體流通，重新塑造人們對於現實的認識與態度，也加固攝影帶來「真實」的假象，這可能是掌握權力者對於攝影的一廂情願，但也反映出攝影的脆弱性。照片並非自立，它們會被經過各種方式的扭曲而成為假充「見證」實為欺瞞的心理征服工具。

張大力的持續有年的《第二歷史》系列，則是一個對於籠罩在歷史迷霧中的官式宣傳照片的「破案」實踐。他或從圖書館翻閱過期的畫報、雜誌與報紙，從這些不同時期的報刊中發現同一張照片（往往是「新聞」或宣傳照片）的不同刊載形態，或是找到本來已經存入檔案但後來因為年





安徽省寧國市政府官方發佈的政府官員探視當地老人的照片，右下角的老人與官員不成比例，而老人身旁的官員則浮在空中，被證實是粗糙的數位合成加工

久而被處理掉的原始照片，進而查考其繁雜的加工、使用與傳播過程，給出一張特定照片在加工使用過程中的鏈條式展現。在這個工作中，張大力盡可能呈現出相當複雜的圖像「組裝」過程，尋找、比對一些歷史照片的不同流通版本，讓我們重新認識到照片在不同歷史時期因為不同的政治要求與現實環境，而具有的不同使用方式。

這是一個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於檔案館、圖書館等視覺文獻儲藏空間的既令人興奮也非常沉悶、同時也需要極大耐心的工作。通過他的工作，我們發現，在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1936年在延安拍攝的毛澤東的肖像照片中，他一臉的憂慮憔悴的表情在他掌握政權之後被修塗為英姿勃發，從年紀上看也年輕不少。而在1978年毛澤東去世後刊出1945年的重慶談判照片中，陪同他來到重慶的美國人赫爾利被修掉了。在一些有關1950、60、70年代的中國建設報導的畫報照片中，編輯們可以根據對於畫面與「美好」未來的想像將幾張照片加以組合，以得到更為美觀、壯觀的畫面。

從張大力的工作，我們發現，對於攝影圖像的改篡，基本上包括了對圖像的裁剪、對於畫面中人和物的處理（經常是消除某些人的形象，偶爾也會加上或者調換某個人的形象），以及說明文字的不同書寫等多種方法。這些形成了

“改篡圖像或許是一種全人類的習慣性行為，但是它與一個政權與政體的開放程度成某種正比關係。”

「第二歷史」的「歷史」照片的「創作」手法，如美術史家巫鴻在本展覽圖錄中所歸納的，基本有七。「(1)取消照片中的特定人物；(2)置換照片中的人物；(3)框定局部，取消形象的上下文；(4)改變背景，突出中心人物或主題；(5)增設或取消道具和細節；(6)對中心形象加以『提高』和潤色；(7)改換或增加照片中的文字部分，給予畫面以不同的或加強了的主題。」巫鴻同時指出，「這些方法常常結合使用，其目的有多種，有時是直截了當地政治性的，有時則是帶有『藝術性』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理想的畫面。」

張大力所謂「第二歷史」，是指攝影者拍攝到的影像（此為「第一歷史」）在某種明確意圖的指導下，經過特殊的加工編輯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歷史樣貌」。這種「歷史樣貌」經過宣傳媒介的傳播而植入人們的視網膜與頭腦，形成關於人們社會實踐歷史的一種官方版本敘述。這種歷史敘述，往往誇張、扭曲甚至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的、美學的目的而不惜竄改事實。而張大力的工作，則是要通過一種追根溯源的、具有視覺譜系整理性質的工作，還原「第二歷史」如何成為「第二歷史」的來龍去脈，以解開這個「第二歷史」的形成之謎。從某種意義上說，由張大力對於「第二歷史」的破案而展開的一系列偵破，使我們獲得了有關「第二歷史」的真相，同時還多出了一份可稱之為「第三歷史」的有關「第二歷史」的歷史資料。

這些圖像與檔案的關係至少具有兩重關聯。一是從已經成為了檔案對象的報刊中，梳理一個寄身於這些報刊中的某個單獨圖像的變遷史；二是從成為了圖像檔案一部分的某個特定圖像著手，從它被如何剪裁、拼接開始去考察其



# Zhang Dali: A Secon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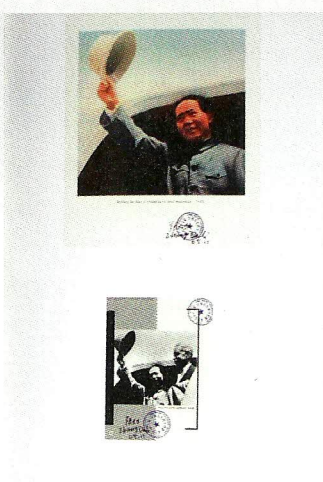
Wu Hung



《張大力：第二歷史》2006年出版



在圖像編碼中的前世今生。張大力對於這些歷史照片所做的辛苦繁重的「考據」工作，目的不是為了通過對於歷史照片的發掘而蓄意引發無批判的歷史鄉愁，更不是進而推動對歷史影像的商業消費。他的影像實踐活動，是對於歷史影像所做的一種「去魅」努力。而這種努力所反映出來的，其實更是張大力本人對於中國現代史的一種態度與立場。這種「去魅」努力，同時也是對於攝影這個媒介本身的。由於包括張大力在內的不懈地破解攝影的表面真實性的努力，我想，人們對於如今流通於大眾傳播媒介的影像的警惕性也會不斷提高。揭發圖像生產中的各種手法與慣習，是提升公民破解媒介編造的各種神話的能力、改善自身的媒介素養能力的重要方面。



張大力的圖像排查工作，暴露了出於各種目的對圖像的放肆篡改，以此揭發圖像生產與流通的機制、慣習以及思想操控的意圖，清晰地呈現了「新聞」(?)生產中的複雜的力量關係。這個工作當然觸及了過去中國的新聞實踐與倫理，同時涉及今天的新聞實踐與倫理，再次提出了至今仍然必須正視的報導底線何在的問題，這當然也包含了攝影家本人對於新聞生產實踐的反思與批判。

張大力的排查工作現在已經擴展到全球各地的類似作為，這當中也包括了台灣的類似作為。而這就進一步提出了如下問題：篡改圖像或許是一種全人類的習慣性行為，但是它與一個政權與政體的開放程度成某種正比關係。越是開放的政權與政體，其對於圖像的管控可能就較為放鬆，因為它對於自身的合法性比較的自信，而越是威權的政權與政體，越是希圖「極」其「權」於社會生活的所有部分，圖像當然也不可倖免。



在2006年於德國的柏林世界文化宮的發言中，張大力說：「這些圖片只不過是可視物體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心態、以及主觀願望和美學觀，當你仔細的欣賞和凝視這些圖片時，你會感覺到人們對每一張圖片的苦心經營，你能摸到歷史的脈搏，感覺到他們心臟的跳動。」

除了在國外的一些展覽之外，《第二歷史》也曾經在2010年在廣東美術館以個展形式展出過，今年又在首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上展出了包括更多新作在內的部分作品。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第二歷史》至今沒有能夠以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在中國出版發行過。其實，此書如果能夠公開正式地出版發行，相信類似上述的安徽省寧國市PS照片事件就可能發生得越來越少。

法國思想家雅克·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在《檔案熱：一個弗洛伊德式的印象》(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指出：「對檔案的處理不是一個關於如何應對過去的概念。它是一個拋向未來的問題，一個關於未來自身的問題，一個對明天反饋、承諾和擔負責任的問題。」張大力的至今仍在繼續的工作，其實其指向就如德里達所指出的，不僅是指向過去，更是指向未來的。他提出的所有有關篡改圖像的指控，其實都是為了一個更為誠實的、因此也是內心更為踏實的時代的到來所開路的。可惜的是，他的良苦用心經常被理解成是不懷好意，有意發難。

①



1964年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左一)迎接訪蘇回國的周恩來(左二)，但在政治鬥爭後，站在毛澤東身旁的劉少奇消失在照片中

顧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資訊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大阪府立大學文化研究博士。

GU Zheng Ph.D in Cultural Research from Osakafu University, Japan.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Deputy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Visual Culture and researcher for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